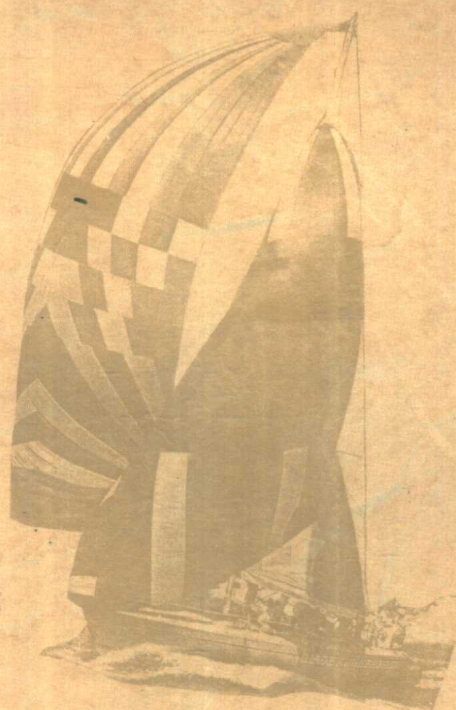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精品·张抗抗自选集

大江逆行

张抗抗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大江逆行

张抗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当代名家精品·张抗抗自选集

大江逆行

著 者:张抗抗

责任编辑:莫贵阳

封面设计:孙凤娣

出 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地 址: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2

电话号码:(0851)6828570

印 刷: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

版 次: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5 印张

字 数:330 千

印 数:1—5000 册(套)

书 号:ISBN7-221-04329-9/I·872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有错页、漏页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张洁

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66年初中毕业。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省鹤立河农场劳动、工作8年。72年开始发表作品。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编剧专业。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从事写作以来，已发表短、中、长篇小说、散文共计400余万字。出版各类专集30余种。曾多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及各省市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日、法、德、俄文并在海外发表出版。

88年被收入英国剑桥大学名人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



主要作品专集目录

短篇小说集：

- 《夏》
- 《红罂粟》

中篇小说集：

- 《张抗抗中篇小说集》
- 《塔》
- 《陀罗厦》
- 《永不忏悔》
- 《永不忏悔》

长篇小说单行本：

- 《隐形伴侣》
- 《赤彤丹朱》
- 《隐形伴侣》英文版
- 《情爱画廊》

散文集：

- 《橄榄》
- 《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
- 《地球人对话》
- 《野味》
- 《你对命运说：不！》
- 《恐惧的平衡》
- 《牡丹的拒绝》
- 《张抗抗自选集》
- 《故乡在远方》
- 《柔弱与柔韧》

其它：

- 《张抗抗代表作》
- 《张抗抗儿童文学作品选》

目录

橄榄.....	(1)
野味.....	(8)
夜航船	(11)
故乡在远方	(17)
我的节日	(20)
窗前的树	(28)
红领巾、蓝领巾.....	(31)
营造小窝	(37)
寻回自然	(44)
闲话稀粥	(49)
稀粥南北味	(54)
鲜木耳、野韭菜花、梧桐籽	(61)
封阳台	(65)
鸚鵡流浪汉	(68)
地下森林断想	(73)
禹陵行	(78)
新会印象	(83)
幔亭山房梦游	(91)
大江逆行	(97)
牡丹的拒绝.....	(105)
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109)
“北佬”看杭州.....	(118)

猴岛记趣.....	(129)
仰不愧于天.....	(133)
火山沉默.....	(138)
海市.....	(148)
沙之聚.....	(153)
衢州一绝.....	(157)
选择的疑问.....	(161)
家教的“悖论”.....	(164)
“家文化”之蝉蜕.....	(167)
商品大潮与文化沙滩.....	(170)
也谈“感情投资”.....	(175)
玛姬达的午睡问题.....	(179)
有生肖图案的碗.....	(184)
“忌”妒.....	(188)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191)
你对命运说：“不”.....	(196)
请不要问女士年龄.....	(206)
女性话题(四则).....	(210)
女人和“榆钱”.....	(222)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226)
两性的极地.....	(231)
女人说话.....	(235)
只有香如故.....	(238)
为谁风露立中宵.....	(244)

欲哭无泪·····	(248)
老费的小屋·····	(257)
遗失的日记·····	(263)
怎一个“谢”字能了·····	(273)
罗夫钦之巔·····	(276)
废墟的记忆·····	(281)
“生者人试”·····	(288)
巴黎意象·····	(300)
埃菲尔铁塔沉思·····	(304)
玛丽的天使·····	(308)
没有围墙的文化·····	(325)
古堡与红罂粟·····	(338)
柏林墙消失·····	(343)
跛足巨人·····	(350)
莫斯科地铁·····	(356)
彼得堡的上海厨房·····	(359)
无须“自白”终是“自白”·····	(363)
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	(367)
大写的“人”字·····	(376)
有意无艺·····	(382)
不看小说·····	(386)
投之以心 报之以心·····	(389)
红色变奏曲·····	(394)
“红罂粟”题解·····	(396)
走进历史·····	(400)

芳菲双翼.....	(404)
以思想悦己.....	(407)
电脑魔镜.....	(410)
行为与欲念.....	(415)
可能.....	(418)

橄 榄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

——海 涅

那一片密集的橄榄树林，伫立在黄褐色的山坡上，树梢上似乎挂着几片低低的灰色浮云。虽值冬令，树叶儿仍是青苍葱郁。然而在那油绿的叶片背后，秋天缀满了枝头的尖尖小果，却早已被采摘得一千二净，连一颗也不曾剩下。它们真是一颗也不曾剩下么？我愿走遍这橄榄林来找到它们。……可是，我知道，我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因为“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蹶的足音，从我房前的路上走过”^①。我到哪儿去寻觅他呢？实在我连他的模样也记不得了。在我纷繁的记忆中，他很像崇山峻岭的一条小溪流，隐没在遮天蔽日的林木深处，只在偶尔的一瞥中，能看见溪水的闪烁，却找不到它的来源，也寻不见它的去路。有时候，他好像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可是，在记忆意想不到的瞬息闪电中，他又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的面前。想要忘掉他是不可能的。尽管至今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徘徊在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林中，于是，那多年前尝过的橄榄——小小的、生脆的青果，那甜津津的苦味，又从嘴边汨

^① 引自泰戈尔的诗《吉檀迦利》。

泪地流进了心底。……

“给！”他的一只大手摊开在我的面前，手掌上似乎滚动着什么。我不想看，我正在伤心地哭泣，没完没了地抽动着肩膀，泪珠儿沾湿了胸口的红领巾，又掉落到化妆室的地板上。

“给！”他重复说，一只手颇有耐心地伸在那里。我不想理他，我也不认识他，大概是业余广播剧团新来的学员。他也想和大伙儿一起来嘲笑我么？我今天上台朗诵诗时，就算念错了几个地方，能怪我吗？导演昨天才给我的诗稿。我继续哭着，似乎要让全团的人都知道我的委屈。……

“哎哟，小姑娘，你的眼泪是咸的，我的果子是苦的，可是你想不想试一试，眼泪也许会变甜哩，……”

他说什么？嗓音像低沉的巴松。

我抬起头来，面前是一个细高个的男青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拉链衫。他的手掌上有几颗绿色的、椭圆形的小果。

“生橄榄？”我摇摇头，它太苦啦。……

“苦，是吗？”他耸了耸肩膀，叹了口气。“大人们都不喜欢苦的东西，小姑娘也不喜欢。……可是，苦和甜难道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吗？你吃橄榄，好像苦，一会儿就变甜了，它会变，相信吗？”

我啧啧舌头，好像上头流过了一种甜丝丝的味道。我不情愿地把橄榄塞进嘴里去。多奇怪呀，它真的会变哩，它比眼泪的湿味好多了。我为什么要哭呢？多没出息。下次演出，我不也会变出一首顶漂亮的诗来么？我嚼着小青果，瞧着他，破涕笑了起来。他也笑了，像一个温和的大哥哥。

演出结束了，汽车送我们到电台门口。电台离我家两站路，每次我都自己走回去。

“不害怕吗？小姑娘。”他跳下车，朝我走过来。

怎么不害怕呢？今天太晚，都十点多钟了。

“我正好和你同路！”他说。

我在他旁边蹦蹦跳跳地走着，哼着歌，已经忘记了几小时前的不快。那橄榄真好。可他这会儿为什么变得这么严肃了呢？

“你的诗一共十六行，念错了三个字，漏掉了一句。”他说。

我吐吐舌头。

“教室的室，应念 shì，不是 shǐ；蜘蛛的蜘，应念 zhī，不是 zī，南方人总是 zhī—zī 不分的。”

“shǐ—shǐ，室。”我愁眉苦脸地念道。“怎么能把所有的字都记住呢？”

“查字典呀，一个一个地查。”他的口气，好像在大提琴的弦上用了加倍的力气。

我不作声了。冬夜的风，钻进我的纱巾里。我弯腰去拣路灯下的一片梧桐树叶，像一片透明的细网，边上缀着珍珠似的梧桐籽儿。……

“不过，你朗诵时感情是真挚的。我喜欢这个。”他补充说。

梧桐叶随风飘落了，像一只弯弯的小船，要去远航。梧桐籽留在我的手心里。

冬天从这里奔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

他低低地念起诗来，庄严得像一位童话中的王子。他的诗，像一首委婉而优美的大提琴奏鸣曲，从我的心上缓缓流过。那旋律，仿佛要把我整个儿包围起来。寂静的马路上，好像寒冷的冬天过去了，蝴蝶在街心公园的绿草地上翩翩起舞。……

“海涅，知道海涅吗？这是海涅的诗。”

我点点头。呵，莫非他也想当海涅那样的诗人吗？

“你长大干什么呢？”他忽然问。

“考重点中学呀，再考重点大学。”我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当然不敢告诉他，我如何崇拜一个当时最出名的女作家。

“和我一样，我也想考最好的大学。可是总考不上。”他笑了笑。“不过不要紧，会考上的，明年就会考上。到时候我请你吃糖，吃巧克力，好不好？考不上也没关系，就像生橄榄，有人觉着是苦，有人却以为是甜。苦和甜，人和人的感觉还不一样哩。……”

那天晚上，我还来不及把他的话说得很好想一想，就看见爸爸妈妈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朝我走来。他们来接我了。我欢喜地扑上去，忘记了和他说再见。

下一个星期六，再一个星期六，他照例对我说：“走吧，咱们同路。”我们照例在马路上念诗。……他像每次那样，纠正我的发音，不知不觉就走到我家的那条小巷，爸爸妈妈又在那儿等我。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上去，即刻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回到家里，才想起来没有同他再见。他好像并不生气，下一次，他仍然送我。他每次对我说的话，总和别人不一样。可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叫什么名字？那时我好像还没有懂得大人们交朋友的习惯，我总没有想起来问他。

过了很久，又是一个星期六，没有我的节目，我在电台大楼的走廊里闲逛，忽然听见从一个空屋子里传出叮咚的钢琴声，是我最喜欢的儿童歌曲《是谁吹起金唢呐》，我推门一看，竟然是在弹，弹得那么专心。我悄悄溜进去，站在一边听着。听着听着，我也跟着唱起来：“……李花像云朵呀，桃花像朝霞，牵牛花爬上了小篱笆。……”

外面街上走过几个青年，把脸贴着窗玻璃看了一会儿，怪声怪气地唱道：“哎哟——小妹妹唱歌郎弹琴，……”

那一曲正好終了，我便好奇地问他，“他们唱什么狼弹琴，

狼难道会弹琴吗？狼弹琴，我才不唱哩！”

他忽然脸红了，呆呆看着我，很快站起身，“砰”地合上琴盖，走了出去。那琴键还在跳跃着，欢乐的曲子在地毯上飞舞，一会儿便消失在那关闭的琴盖里，无声无息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莫名其妙、惶惑不安地站在那里。

晚上出来，他不再送我了。那琴盖“砰”地一声响，好像把我们之间的一种什么打断了。我难过了好几天。好在不久功课紧张了，准备升学考试，我一连好几个星期没去电台，也就把这件事忘了。升学考试以后，我又生了病，一直到八月中旬拿到了录取通知单，我才欢天喜地出现在星期六的播音室门口。

我的眼睛在急切地转动，搜寻着他。我要告诉他，我考上了全市最好的中学。而他呢？还在生我的气吗？他考上最好的大学没有呢？他说他要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他没在这儿，一定是考取了，去北京了。他说过要请我吃巧克力的呀。

“考上了吗？考上哪儿了？”大伙七嘴八舌地问我。

“杭一中，重点学校。”我心不在焉地答道。

“给你！”突然一双白皙的手，递过来一包东西。

“你的哥哥走啦。”有人同我开着玩笑。“这是他留给你的糖。”

“他，他去北京了吗？”我快活得喘不过气来。

“去新疆建设兵团了。……又没考上。……一连三年，文学、外语、口试、小品，都是第一，每次参加复试，都在前三名。可是，又没录取。……”

我的心，好像一下子掉入了冬天的西湖，冰凉冰凉。“为什么，为什么不录取他呢？”我叫起来。

“他父亲……呵，不清楚。……”他们没有说下去。

我明白了。默默走出去，我想哭。我想到了我自己。将来，

是否也有同样的命运在等着我呢”他送了我那么多次，竟然一句也没对我说过他自己。他一定把我当成天底下最傻的小姑娘了。现在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呵！

我悄悄走进了那间他弹过钢琴的房间，一个人打开了他留给我的那个纸包，并不是什么巧克力，而是乌溜溜的几只橄榄，扑来一种奇异的香味。橄榄上有一张小纸条，写着两行小诗：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

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就这样走了，走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哭起来。成串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悲伤。在我那尚未受过挫伤的童稚心灵里，第一次充满了一种对人的深深同情，也有对我自己未来的恐惧。可是他，为什么还喜欢吃橄榄呢？生的橄榄，苦涩的青果，说什么对苦和甜，人和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苦和甜是会变的。他是多么奇怪的一个人啊！

我长久地哭泣着。为他，也为我自己。他说过，咸的泪水不会变成甜的。可是橄榄为什么不是生来就甜呢？如果青果是甜的，大人和小姑娘们都会喜欢它了，……我要哭，也为橄榄。

……

我徘徊在这一片密集的橄榄林中，寻觅着枝头也许会侥幸留下的小小的青果，仿佛要找到自己的过去。后来的这些年中，命运像对待他一样，也无情地把我抛出了西湖那温暖的摇篮。我当然没有再考上什么最好的“重点大学”，而是像他一样，毅然别家而去，远走天涯。在那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我常常想起他来，想起他发白的拉链衫，也想到那颗橄榄。

有时我觉得，他是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逝了。可不知什

么时候，他像亮晶晶的小溪流一般，从千折百回的山岩里转出来，在我面前倏地一闪，又欢欢乐乐地奔向密密的丛林里去了。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一个似乎很平常的人说过的一句似乎很平常的话，也许会对一个人的一生发生不平常的影响，它留在记忆仓库的一角里多年，说不上什么时候，当你也面临一种相同的处境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它。尽管你也许根本想不出这句话来自哪里，也记不起那个陌生人是谁。……

然而，我还是渴望能够找到他。我幻想着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导演，带着一台最轰动的戏，从新疆来到北京的舞台上。我坐在观众席上看戏，看着看着就像孩子一样哭起来。那时候他就会说：“哎哟，小姑娘，眼泪是咸的，橄榄是苦的，可眼泪不会变甜的呀！……”

也许就因为这种妙的、会由苦变甜的橄榄，我们才使自己止息了哀叹和哭泣，从那阴暗的小屋里走到了开阔的原野上；我们才度过了那些没有太阳的日子；寻找着我们期待的光明。他在十八年前就懂得了这一点，他是多么幸福呵。也许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是还没有很多人懂得或者愿意像他那样去做。

我终于在一株瘦弱的橄榄树下，拣到了一颗尖尖的黄褐色的小果。它的皮已经变得很皱，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化为泥土，融进深厚的大地中去。它将不复存在，只留下一粒坚硬的橄榄核。然而，这又有什么呢？——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新春会交还给你。”

我多想再尝尝那苦滋滋、甜丝丝的生橄榄呵。

一九八〇年

野 味

那年冬天在小兴安岭山里清林，时常听得远远的山背后传来枪声，还夹着狗吠。有一天中午回帐篷吃饭，老远望见营房的空地上有十几条狗在来回窜动，威风凛凛地围护着什么，警惕地望着我们。我小心翼翼朝中间张望：雪地上躺着一个黑家伙，是一头野猪。一个穿皮筒坎肩、背着杆长筒枪的老猎人在同连长说话，抽着连长递给他的烟卷；另一个十七八岁、脸色红红的小伙走上来，从腰间掏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他的皮帽子向上翻着，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耳朵，穿一双翻皮的大头鞋，打绑腿。他蹲下身子，半跪在那头野猪前，解开绑在木头爬犁上的绳子。大约有十多条狗呼呼围上来，却并不吵闹，自动排成一个半圆形，前爪搭地，后腿弯曲，吐着舌头，一副又馋又乖的模样，叫人哭笑不得。

帐篷里传来酒和大米饭的香味。菜，大概只有腌萝卜。大家猜连长在同老猎人谈关于野猪的买卖。这回有肉吃了。到下午出工时，老猎人红光满面走出帐篷，举起猎枪瞄准了树上的一只乌鸦，想是给我们露一手。不料枪一响，乌鸦却从容飞去。那猎人骂一句娘，打个唿哨，十多条狗前呼后拥，头也不回地往林子里去了。扬起一阵弥弥雪粉，掩了他的背影。

有人说，那猎人失了手，丢了脸，从此再不会来了。

晚饭时林子里四处飘着一种异样的香味，大家赶紧作深呼吸。不过，那香味里，略略地带一点腥，并不怎样诱人。显然，